

庄子“无用之用”价值观的现实意义

吴丹梅

(湖南大学，湖南长沙，410008)

摘要：庄子针对当时世俗社会的所谓的“有用”的价值观，提出了“无用之用”的思想，指出世俗社会只知道“有用之用”，而不知道“无用之用”。庄子的“无用之用”思想不是一味的消极避世，而是具有很大的积极的现实意义，即“无用之用”思想的提出，一是对人类个体生命的尊重与爱惜，二是对个人的价值和独特性的发现与肯定，三是对主体独立人格和精神自由的追求。而且这一思想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庄子；无用之用；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人间世》里说：“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庄子在这里明确提出了两种人生价值，即有用之用和无用之用。山木、油脂、桂皮、树漆，这些都是对人有用的东西，在庄子看来，这些东西就是因其对人有用而招致了灾祸，世人却往往只知道“有用之用”，而不知道“无用之用”。“有用”和“无用”是对一个人在能力上的最简单最直接的评价，评价一个人的能力又往往在于他是否在社会上有所作为，有所成就。庄子认为这种评价标准是不可取的，因为世人只看到了有用的作用而没有看到无用的作用。“有用之用”是对社会而言的，而“无用之用”则是对个人生命而言的，对社会有用的人很可能招来灾祸，而看似对社会无用的人却能够保存自己的生命。世人追求“有用之用”，终日为追求外在的东西而耗损精力，而庄子认为自然赋予的生命已经是最完善的，人只需因循自然来保全生命就可以了，“无用之用”实际上才是人之大用。“有用”与“无用”的区别就在于评价的标准不同，有用是对社会有用，而无用是对社会无用却对个人有全生之大用，因此，庄子“无用之用”的另一种价值判断的标准的提出，实际上是对人类个体生命的尊重与爱惜，是对每一个人的价值和独特性的发现与肯定，是对主体独立人格和精神自由的追求。

一、“无用之用”的价值观体现庄子对于人类个体生命的尊重和爱惜。

庄子身处七国争雄的乱世之下，满眼看到的都是无休止的战争，统治者的暴政，以及水深火热中人们的痛苦和挣扎。他说：“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莫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庄子对于当今之世满是失望，有道之世，圣人能够成就一番事业，无道之世，圣人尚且能够保全生命，韬光养晦，而方今丧乱之世，仅可免于刑戮。庄子对于乱世感到无可奈何，认为即使是孔子这样的圣人也对这个道德衰败的社会无能为力，“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

追也！”因此庄子更关注人如何在乱世避免祸害，保全自身的问题。庄子在《逍遥游》里记载了与惠子的一次对话：惠子向庄子抱怨说，他有一棵大樗树，主干臃肿而小枝卷曲，不中“绳墨规矩”，立在路边，匠人看都不看它，这棵树虽然长得很大却毫无用处。惠子以世俗的眼光来看这棵大樗树，看到的是它不能被匠人用来建筑房屋和制造器具，所以说它“大而无用”。而庄子却说：“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庄子认为，正是因为大樗树不能为世俗所用，所以能够“不夭斤斧，物无害者”，即使对于世俗而言是无所可用的，也不必感到困苦，因为这正是无用的大用处。相反的，例如野猫，看似善于捕鼠，有大用处，可最终却“中于机辟，死于罔罟”，小利而不得全生。

由此可见，人生在世无外乎有两类追求，一类是追求外在的功名和成就，即使在乱世也期望能够有所作为；一类是追求内在的福气，其最大的期望就在于能够保全生命，得尽天年。追求前者的人容易被世人肯定为有用之人，而追求后者的人往往被世人当做无用之人，但在庄子这里，世人所谓的有用无用并不是评判一个人生命存在的价值的最佳标准。庄子站在一个更高的精神境界之上，认为外在的利益都知识些小利，而人的生命才是真正的大利，如果因为追求些小利而伤害自己的生命，就是因小失大了。庄子的“无用之用”显然是对人类的自然生命的尊重和重视，将人的生命放在首位，认为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外在的社会利益。尤其是在乱世之中，庄子看到许多有能之士惨遭祸患的事例，所以更加强调要以保存生命为第一要务。在黑暗混乱的社会里，统治者“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矣！”人们要在这样的社会里保全自己是十分困难的，庄子把人在世上生存比喻为“游于羿之彀中”，人就像是在羿的射程范围之内，很少能有不被射中的，因此，如何在处处充满了“机辟”“罔罟”的社会中保全自身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庄子由此提出“无用之用”的处世原则和全生方法，这正体现了庄子对当时统治阶级视百姓如草芥的做法的严厉谴责和讽刺，体现了庄子对每一个体生命的尊重和爱惜，提倡人类在社会中要以保持生命的自然状态为最大的利益。

二、“无用之用”的价值观体现了庄子对于个人价值和独特性的发现与肯定。

当然，庄子并非是在一味地宣扬无用以全生的消极避世的思想，其最核心的思想还是在于发现人的价值和独特性。在庄子看来，有时候所谓的“无用”并非是事物本身真到没有价值，而是没有被发现而已，这就要求我们要以一种更开阔更高远的视角来看待事物的价值，如果眼光只局限于某些事物已有的作用上，可能会错失事物真正的更大的价值。比如庄子在《逍遥游》里所讲的关于“不龟手之药”的故事，宋国有人善于制造不龟手之药，他们世世代代以为人漂洗棉絮为职业，而他国游客以百金买到他们的制作秘方之后，将其献给吴王，使得吴王水军大败越军，从而受到吴王厚赏，庄子说：“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絖，则所用之异也。”同样是不龟手之药方，有的人世世代代拥有它却只知道在隆冬漂洗棉絮时用它来保护自己的手，终年累月辛勤劳作而报酬微薄，可他国游客不受这世俗成见

的束缚，将它利用到军事上，从而裂地封侯，名利双收。同一事物的价值不能以一种固定的标准来衡量，事物价值的大小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在于发现和合理利用。

庄子认为人的价值也同样不能仅凭一种单一的标准来衡量，人的“有用”或者“无用”不能以世俗的带有成见的眼光来看。《逍遥游》里记载：“惠子谓庄子曰：‘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非不呴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惠子以一种世俗的成见以为五石之瓠既不能盛水又不能为瓢，虽大而无用，因而将其打破扔弃，庄子说他是“固拙于用大矣”。瓠在世人眼里的有用就是能用来盛水或是剖开做瓢，所以五石之瓠反而因其太大无用而遭到世人的嫌弃，但是庄子则跳出这一评判标准，看到了五石之瓠的大用处，即“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这样就不用忧虑瓠成熟之后没地方容纳它了。换一种思维方式，不囿于世俗成见来看待一个事物，往往就能使事物各得其宜，各尽其用，世人以为的“无用”之物在庄子看来其实还是有用的，只是世人因其固有的价值标准而没有发现罢了。庄子的“无用之用”思想的提出，不是以一种消极的逃避现实的态度提出来的，虽然庄子对现实社会感到失望和无能为力，但他的“无用之用”思想更多的是以一种积极的善于发现人的价值的视角来看待社会上的个体，希望人们能跳出世俗的标准来衡量每一个人的价值，并期望每一个体都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各得其宜，各尽其用。毋庸置疑，世俗眼中的“有用”是带有世俗功利性质的价值，并不是人的唯一价值和最大价值，相反，以“无用”来保全人的自然生命才是人之大用，庄子“无用之用”的提出正是对每一个体的最大价值的发现和肯定

三、“无用之用”的价值观体现了庄子对于主体独立人格和精神自由的追求。

庄子的“无用之用”思想不仅是对个体的生命及价值的尊重和肯定，也是对个体的人格及自由的尊重和肯定。庄子看到了世俗社会里，人们为了追名逐利而逐渐失去自己的独立人格和尊严，因而决心要冲出世俗的价值体系的罔罟，树立健康的自由的价值评价标准。在《列御寇》中，宋人曹商因为宋王出使秦国而得车数乘，因应对得宜，秦王又赐车百乘，曹商以此向庄子夸耀自己的才能，而庄子却说：“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瘻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邪？子行矣！”这个故事反映了当时社会上许多人为了追求名利不惜做出为人舐痔这样的完全丧失人格尊严的事情，人们往往被外物所驱使和控制，成为了欲望和外物的奴隶。庄子说：“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荼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一旦被外物所役使，往往终身劳碌于此也不会成功，只会弄得自己形神俱疲，困苦不堪。因此，庄子是绝不主张人们为了追逐外在名利而耗损自己自然的精神和生命的。

然而从这个故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方面这类人为了些蝇头小利而屈膝媚上的丑态是可笑的，一方面这类人又是值得同情的，因为他们也是在整个政治社会价值观的导向下才会做出这样的行为，整个社会就是“事下然后功高，功高然后禄重”，他们不过是在这样的价

值导向下随波逐流罢了。因此，庄子特别强调要冲破这种价值观体系的束缚，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和高洁的品质，不能为外物所奴役，不能被物欲所控制，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一种精神上的自由。庄子的“无用之用”思想的提出，就是对世俗所谓的“有用”的价值观的挑战。在世俗的功利主义的价值体系中，树木是否有用，就在于它是否能被匠人制造成器具，人也是如此，一个人是否有用，是否成功，往往就看他是否功成名就，在这样的评价标准的引导下，人们就会更趋向于追逐功名利禄，人们汲汲于名利，自然容易为名利奴役，从而失去自己的独立人格和精神自由。而在“无用之用”的价值体系中，人的生命、尊严、自由等等，这些才是人类最有价值的东西，如果为了满足人的物欲而损害这些人的生命、尊严和自由，那才是因小失大，舍本求末。庄子的“无用之用”思想就是在警示人们不能盲目跟从功利主义的价值导向，不能在世俗社会的争名逐利中失去自己的人格尊严和精神自由。

四、结语

庄子的“无用之用”思想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之下提出来的，显示了庄子在乱世中的处世智慧，以及对于人性的关怀和尊重。庄子一方面希望个人在人生追求上不被名利这些外在的小利所蒙蔽，而要看到人生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另一方面，他以清醒的头脑看到了现实社会价值观的扭曲和对人们的错误导向，因而希望人们能冲破世俗的价值体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但是庄子对于现实社会是抱着“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态度，因此，他虽然提出以“无用之用”的价值观来与“有用之用”的价值观相抗衡，但是庄子显然没有改变整个社会的雄心壮志，他更多的还是提倡个人要明哲保身，在污浊的社会里保持自己高洁的品质，不与世俗同流合污。

尽管有人认为庄子的这种思想过于个人主义，没有以社会大众的利益为中心，但是，如果我们以冷静客观的态度来审视，就会看到“无用之用”思想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在当今社会，虽然是处在和平年代，但外界仍然充满各种各样的物质诱惑，让人茫然不知所措，而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也常常是以一个人的身份、地位、金钱、权势等作为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人逐渐被外物所奴役，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也越来越明显。在这一点上，当今社会与庄子所处的乱世是何其相似，在庄子的“无用之用”的价值观下，对于人类个体生命的尊重和爱惜，对于个体价值的发现和肯定，以及对于个体独立人格和精神自由的追求，这些仍然是当今社会人们所缺失的，也是人们对于自我的人性与价值的提高所急需的。我们不仅要尊重自己的独特性和独立性，而且要树立自信，不被世俗单一的价值标准所束缚，追求更高远的精神境界。由此可见，庄子的“无用之用”思想在当代社会仍然值得人们深思，它对人们在人生态度，生活方式以及理想追求上仍然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 [1] 郭象注, 成玄英疏 庄子注疏[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第 11-22, 99-100 页。
- [2] 郭庆藩撰, 王孝鱼点校 庄子集释·上[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 [3] 王博 庄子哲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 [4] 曹础基 庄子浅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5] 李明珠 略论庄子的“无用之用”[J], 《学术界》第四期, 1998。
- [6] 王启才 庄子“无用之用”浅析[J], 阜阳师院学报(社科版), 1998。
- [7] 卢勇, 李增华 庄子的“无用”思想[J], 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 2006, 5。
- [8] 萧仕平 庄子“无用之用”：“偷活苟全之大幸”话语下的生命境界追求[J], 中华文化论坛, 2004, 3。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Chuang Tzu's values of "useless"

Wu Danmei

(Hu nan university, Changsha / Hunan province, 410008)

Abstract: Chuang Tzu presented a concept of "useless" for the value that secular society at that time called "useful" .He noted that secular society know only "useful", but did not know "useless".Chuang Tzu's "useless" rather than negative masquerade, but has a great positive significance. First, it is the respect and love for human life; second, it is a discovery of the value and uniqueness of the individual; third, it is the pursuit of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and freedom of spirit. And this thought still have great significance in today's society.

Keywords: Chuang Tzu; “useless”; practical significance